

壹、前言

Coleman報告書 (Coleman et al., 1966) 指出，學生的學業成績主要是受家庭背景因素影響，學校因素的影響並不大。當時Coleman等人的分析方法是OLS迴歸分析，發現學校間的因素變異量比例落在8.5%~18%之間。也因此往往被後來的學者誤以為學校沒有效能，而讓教育工作者感到灰心 (Wenglinsky, 1977)。

直到階層線性模式 (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, HLM) 方法問世後，Borman與Dowling (2010) 利用此法，重新分析Coleman等人 (1966) 的資料，得到學校間的變異量比例高達40%。因此，探討學校因素對學生的學業成績的影響力，也就值得以HLM方法來重新檢視。

以學校科層體制而言，校長、教師和學生分屬三個不同的階層，國內以前探討學校效能的研究，往往忽視這種情況，沒有採用適合分析階層資料的HLM來分析，而有去學校脈絡化及統計控制不足的問題。

例如，在探討學校效能研究的派典中，常把校長、教師和學生視為同一層級或只分成兩個階層，往往沒有考慮到班級學生們是內嵌在其導師之下，而全校教師又內嵌在校長之下，因而忽略了這種獨特的階層特性。所以，也就沒有採用能反應資料階層特性的方法來分析，研究的發現可能也就無法反應實象 (reality)。

同時，研究者認為也要考慮到校長、導師和學生所處的學校脈絡環境，如學校所在地的城鄉差異、學校規模大小等，並且需在控制了分別影響校長領導作為、導師工作滿意度及學生學業成績的個人背景特質、中介變項等因素之後，才能真正釐清導師工作滿意度和學生學業成績這兩者的關聯性。

又研究者也考量學校本身就是一開放式社會系統，有其一定的社會結構和組成的行動者。此學校社會具有一結構特性，即行動者之間內嵌歸屬的階層性，如班級學生內屬該班導師，而全校教師又內屬該校校長。當然，在其中主要的行動者就是校長、教師及學生們。這些行動者彼此互動的關係和品質，就是社會資本的一種。因此，研究者採用新資本的論點，初次建構了學校效能系統化階層模式，並用國內現有的次級資料庫，初步檢證此模式的適用性 (陳順利，2008)。

只是當時初次建構的模式，在學生層級並未擺入學生在學校內的新資本變項，如師生關係、同儕關係及教育期望等變項，也就是所謂的把學校內學生層級的結構和行動資源視為黑盒子 (black boxes)，存而不論，以致並未發現導師工作滿意度

和學生學業成績之間的關聯性。

爲了再次探討上述兩變項的關聯性，研究者於是修正先前建構的學校效能系統化階層模式的疏漏，在學生層級加入了其在學校內所具有的結構和行動之資本，即師生、同儕之間互動的關係品質，並以台東縣教育長期資料庫（Taitung Educational Panel Survey, TTEPS）該筆次級資料再次做檢證，因爲它同時蒐集了學校、教師、學生和家長資料，可以在控制學校脈絡環境、影響導師工作滿意度及學生學業成績表現的因素之後，再探討兩者的關聯性。

貳、文獻檢討

社會學家Lin（2001）把Coleman（1988）的財務資本、人力資本、社會資本和Bourdieu（1973）的文化資本的觀念視爲新資本（neo-capital），而各場域中則存在著可以互相轉換的各種形式的新資本（Bourdieu & Passeron, 1977）。研究者以學校本身就是開放的社會系統，其內部的結構和行動者之間的互動，造成各種新資本之間的轉換。因而以新資本（Lin, 2001）爲立論的基礎，做爲學校效能系統化階層模式的理論依據。

一、新資本論

依新資本論（Lin, 2001）的觀點，學校場域新資本至少包括人力資本、社會資本和財務資本；而家庭場域新資本，除前述資本之外，還有文化資本。學校場域新資本對校長、教師和學生都會產生影響；而家庭場域新資本主要是對學生的學習產生影響。分述如下：

（一）人力資本

人力資本論者（Becker, 1975）視個人所具有和生產工作有關的專業學能爲人力資本。這些工作上所需的專業學能，有些是在學校教育中學得的，有些是在工作中因在職訓練或經驗累積而習得的。所以，教育程度往往被視爲代表從學校所學到與工作有關的專業學能；而服務年資代表在工作上所習到的經驗與訓練。

換言之，就學校場域的人力資本而言，學歷高、年資長的校長和教師，其人力資本就比較高。因爲學歷較高的校長和教師，分別在其領導作爲及教學的專業學能比較高；而年資較長的校長和教師，分別在其領導作爲和教學的經驗比較豐富。所